

60岁圆梦马拉松比赛

我的业余爱好是长跑，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参加马拉松比赛。2012年9月2日，我终于圆了自己的梦。我在山西太原参加了第三届太原国际马拉松赛，以3小时49分03秒跑完了42.195公里全程马拉松。

那次山西太原马拉松比赛共有929人参加，包括来自德国、加拿大、肯尼亚、埃塞俄比亚等13个国家的50余名特约专业选手，还有国内参加比赛的30余名专业选手。

9月2日，太原市秋高气爽。上午8时，太原2012年国际马拉松比赛在太原长风商务

煤炭交易中心南门鸣枪起跑，我和来自13个国家和国内的专业选手及业余马拉松爱好者，在美丽的汾河岸边踏上了42.195公里的征途。

太原的观众十分热情，白发大妈拿着切好的西瓜，美丽的姑娘举着香蕉，沿途不时还有载歌载舞的表演。人们用热烈的掌声为我们加油助威，我的心情很激动，5公里、10公里、20公里……我按着既定速度跑着，汗珠滴答滴答地往下掉，落在路面上。当跑过30公里后，随着公里数的增加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起来，路旁不

断出现有状况的跑友，救护车也一趟趟呼啸而过。我的大脑空白了，两条腿像灌满了铅一样越发沉重，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。42.195公里是那样漫长，我想走一会儿，甚至想放弃。我暗下决心：咬牙坚持、努力、决不放弃！

到了最后15公里时，尽管膝盖痛感在慢慢增加，速度也在慢慢下降，但我硬是咬牙坚持下来。不一会儿，我追上了一名来自德国的55岁的先生（成绩3小时54分，排名180名）。他会讲汉语，我们一边跑，一边交谈，相互鼓励着终于看到了

终点——山西省体育中心。跑进了主体育场，我看到了鲜花，听到了人们的欢呼，时间定格在3小时49分03秒，总排名159名，在业余马拉松选手中名列第35名，在邢台市参赛选手中名列第4名。我也成为第一个参加国际赛事、第一个跑完全程马拉松比赛，并在中国田径协会有成绩记载的河北省电力职工。

从60岁开始跑马拉松，到2023年，我已经跑过120多个国内、国际马拉松赛事，对此，我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。

徐建军/口述 何卫东/整理

买来二十多只小炕鸡

我在公园溜达，远远听见河对岸的村子里传来了吆喝声：“来哟——买炕鸡了哟！”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那一只只毛茸茸的小炕鸡，有黄的、黑的、花的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，蹒跚着到处觅食，把暮春时节的农家小院映衬得生趣盎然。

炕鸡，就是小鸡雏，因多是在农家的炕房里孵化而生，故名“小炕鸡”。鸡蛋收上来，炕鸡雏的人家把鸡蛋分层码在土炕的格子里，底下添柴烧炕，需严格控制好温度。经过21天左右，炕房里热闹起来，噼里啪啦、叽叽喳喳的啄蛋壳声、壳裂声、鸡叫声不绝于耳，一只只湿漉漉、毛茸茸的小鸡雏破壳而出，你挤我

挨，可爱极了。

炕鸡出了炕，孵鸡的人家就要挑着担子，走村串巷地叫卖，一声声韵味十足的吆喝传得很远。最先围上去的是我们这些小孩子，那些小炕鸡毛茸茸的，我们不由得伸出手来想摸一摸。可卖炕鸡的老乡只让看、不让摸，他怕小孩子的手没轻没重，把鸡弄死了。只有村里的小媳妇、老婆婆来了，老乡才任由人家挑选。当然，我们小孩子也过足了眼瘾。

挑选小炕鸡，乡人都期望挑到母鸡，喂养到秋天好多生蛋，可这些小炕鸡像一团团绒球，压根看不出公母。于是卖炕鸡的老乡和买主达成协议：先

赊账，到了秋后再来收钱，是公鸡的不要钱，母鸡每只一毛三分钱。这样一来，大伙儿邀约着都来赊炕鸡，卖炕鸡的老乡在一个小本子上五一十记上账，乡亲们端着叽叽叫的小炕鸡满意而归。

我母亲那时也去赊炕鸡。挑炕鸡时，母亲说我眼尖，让我来挑。我心里喜滋滋的，挑了黄的挑黑的。这些“小可爱”迎风长，转眼夏天到了，小炕鸡食量大增，四处啄青草、捉虫子，还没到秋天就分出了公母，小公鸡长出红彤彤的小冠子，扯着嗓子打鸣儿。母亲仔细数了数，我挑的小炕鸡竟有一半长成了小公鸡。

农历八月十五前，春天卖

炕鸡的老乡来了，站在村口吆喝两声：“卖炕鸡的——来喽——收炕鸡钱喽！”母亲听见了，忙着去付钱，总共买了25只，她要付20只的钱。我在一旁急了，大声说：“是13只母的，12只公的，不用给那么多钱！”母亲觉得人家卖炕鸡不容易，执意按20只付钱。

那个老乡看了我一眼，对我母亲说：“当时，你让小孩子挑，他只挑模样儿好看的，那样的小炕鸡公的就会多呢！”最后，老乡说：“孩子嘴里讨实话，就按13只付钱吧……”

我摸了摸头，记住了他的话：好看的、讨人喜的，并不一定是你需要的！

刘琪瑞/文

朝花夕拾

一包消胃散

1967年，我在石家庄市获鹿县（鹿泉区）公安局工作。有一段日子，我和同事一起到下聂庄蹲点。蹲点时，我们就在村子里逐户吃派饭。

一天，我在一户老乡家吃午饭。那天，老乡家做的饭是红薯面“格豆”（当地的一种面食）。“格豆”挺好吃，不觉间就吃多了，到傍晚时分，我的胃开始疼起来。经过打听，得知村里有个老中医，医术不错，我便找到他家，对他说明来意。老中医思索片刻，开始给我找药，好不容易才从柜顶上找到一包存放已久的消胃散给了我。我给他药费，他说什么也不要。回到住处，我便服了药。没多久，疼痛劲儿就减轻了，慢慢地竟不疼了，一晚上也没有再犯。

第二天，我再次来到老中医家，对他表示感谢。他说：“这算不了什么，一小包药竟派上了用场，我也是挺欣慰的。”这件事尽管过去已久，却一直牢记在我的心里。

陈宗尧/文

编辑提醒：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来稿请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：zlr393@sina.com

在地窝子里工作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23团（现143团）医务所当护士。那时，生活艰辛，条件困苦，我们医务所就设在地窝子里。虽然工作环境简陋，但是我们克服种种困难，满腔热忱地为病人服务，驱除病人的痛苦，让病人恢复健康。

图为1953年，我（左）和同事的合影。

郭建英/文并供图

图说往事



借书的喜与忧

我从小就喜欢看书，可家中却没有多少书可看，于是就四处借书看。每当去亲戚朋友家做客，我都四处打量，看看他们家里有没有心仪的书可看。每当发现一本，我便把那本书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，聚精会神地看起来。有时候是一本小人书，有时候是一本儿童画报，都能令我心满意足。

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，我不再满足于看小人书和儿童画报了，开始寻找“大人书”。我三叔家里的墙上有一个壁橱，里面藏着许多书，比如《三侠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呼家将》《岳飞传》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，我常常和堂兄妹一起玩耍，玩累了休息的时候，便央求堂兄妹借我一本拿回家看。我和堂兄妹玩得很好，他们经常瞒着三叔，让我把书带回家看，看完之后再

找堂兄换一本。三叔家的那些古典文学书籍，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，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热爱。

但借书也并非一帆风顺。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同桌把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兴唐传》第一卷《南阳关》带到了学校，我翻了翻，特别感兴趣，就央求同学借我看几天，同学却趾高气扬地拒绝了，令我十分惆怅。

还有一次，有一天，我借了一个同学的《西游记》，放学回家之后就开始读，饭也没顾上吃，晚上母亲关灯后，我还钻进被窝里，打着手电阅读，被母亲发现后，我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还在被窝之中，同学就找上家来，要走了我刚看了一半的《西游记》，令我十分伤心和难过。

谢金星/文

